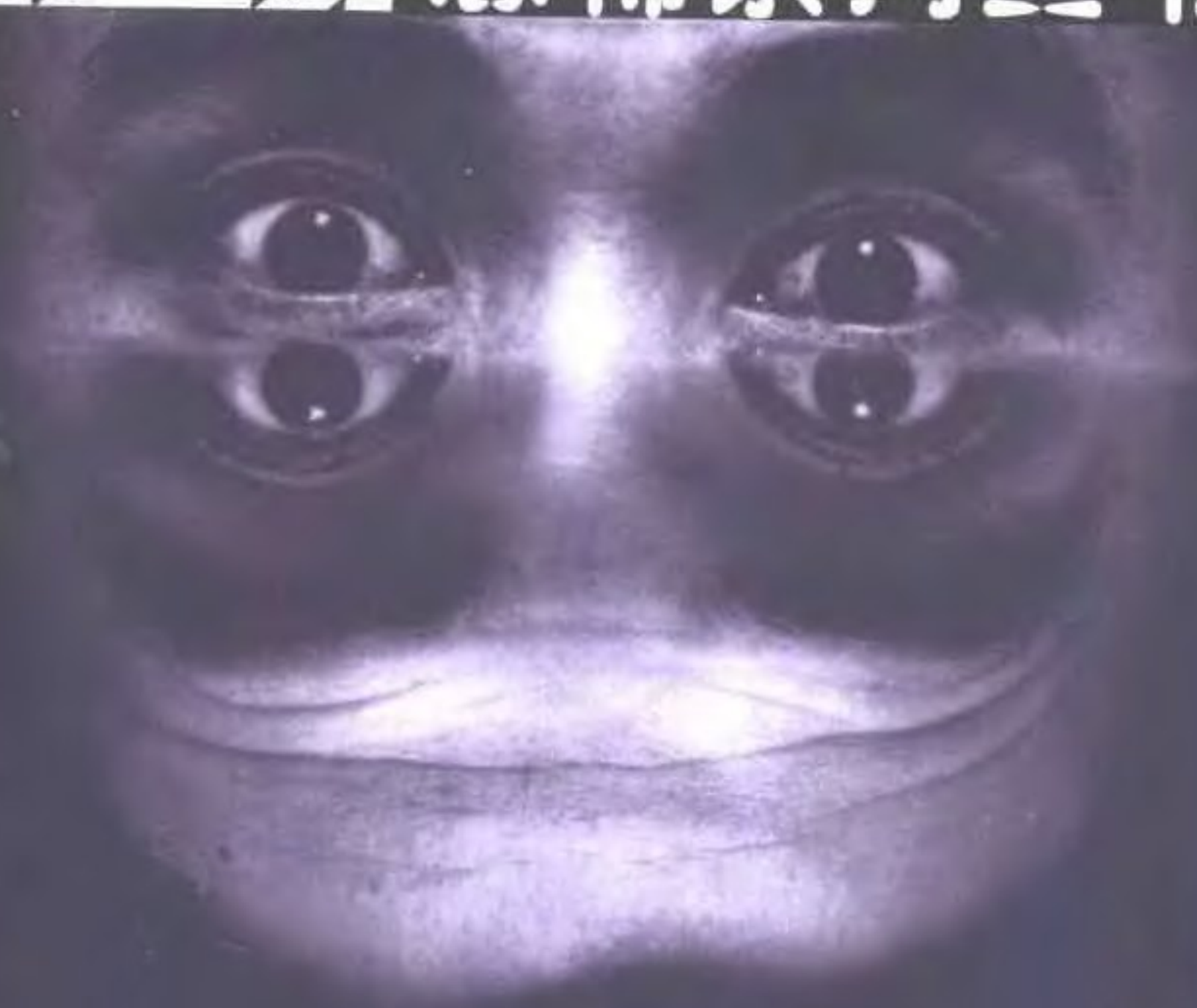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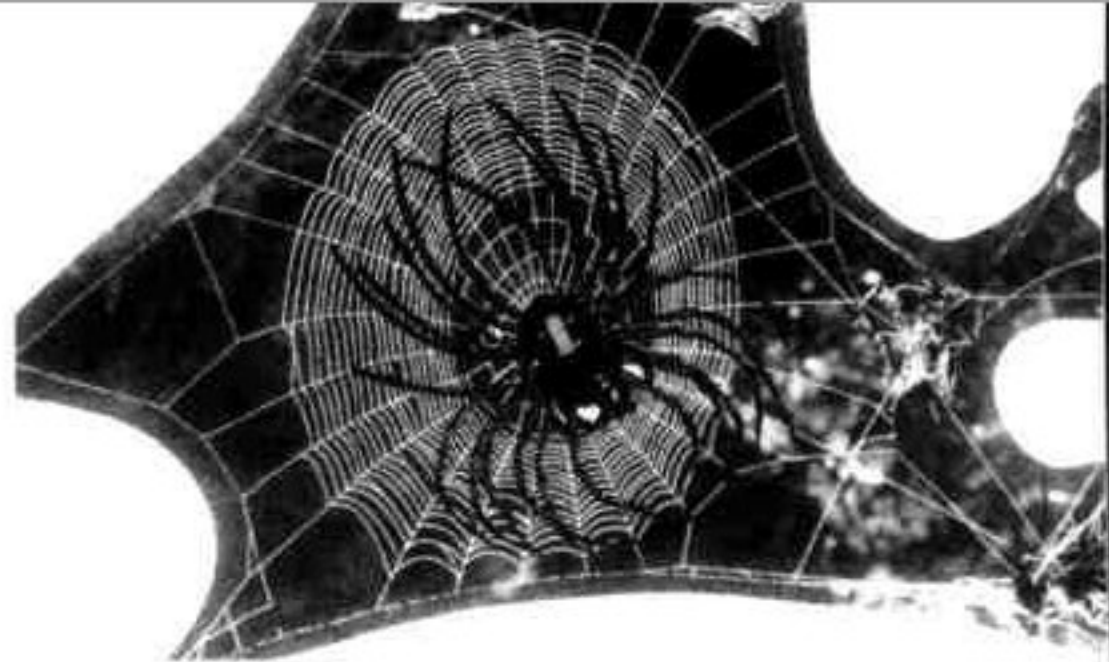
周德东 著

减一等于几

恐怖系列丛书 2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三减一等于几
恐怖系列丛书②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减一等于几/周德东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1.9
(773 恐怖系列丛书)

ISBN 7-106-01776-0

I. 三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0397 号

773 恐怖系列丛书②

三减一等于几

周德东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:100013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/11 插页/6 字数/40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1776-0/1·0307
定 价 36.00 元(全两册)

《773》 夜故事

第一套中国本土恐怖小说

湖南作家协会主席彭见明：夜故事翻开了中国恐怖文学第一页。对于大众读者，它具有水一样巨大的渗透力。

著名诗人徐江：夜故事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不知它的后果会怎样。

著名歌手臧天朔：夜故事真正给男人做了一份读物。

ISBN 7-106-01776-0



9 787106 017767 >

ISBN 7-106-01776-0

1·0307 定价：36.00 元(全两册)

抗恐怖心理测试

1. 你为什么读恐怖书？请选择——A. 刺激。B. 壮胆。
2. 请你选择一种职业：A. 矿工，一个月中有七个工作日在地面之下八百米作业。B. 飞机驾驶员，日复一日在一万英尺以上的高空飞翔。
3. 你一定听说过“碟仙”之类的游戏，就是在一个寂静的黑夜里，在一个有风的房子中，三个人用手指着一个碟子，据说那个易碎会移动，告诉你未知的某种答案。请选择——A. 认为那纯粹是一种心理和物理的骗局。B. 不相信，但是很新奇，总想试一试，以得到某种验证。
4. 打牌的时候，你相信手气吗？请选择——A. 认为先有输赢后有手气。B. 认为先有手气后有输赢。
5. 你经常做梦吗？请选择：A. 黑天做梦总是梦见白天，B. 白天做梦总是梦见黑天。
6. 假如你在一张五十元的钞票上做了一个记号，之后你把它花掉了。多年后，在一个很遥远的城市，你突然发现，那张钞票又鬼使神差地回到了你的手里……你选择：A. 把这张钱珍藏起来，做一个纪念。B. 立即把这张钱花掉。
7. 三减一等于几？假如我告诉你，这个问题隐藏着灾祸，你敢回答吗？请选择：A. 等于二。B. 一直刨根问底，猜疑万千。
8. 外表善良的我对你说——假如你通不过这个测试，千万不要读此书。最后，测试的结果真的令你很沮丧，那么，你选择——A. 试探着读下去。B. 翻几页，最终听从了我的劝告。

假如你的 B 多，那么你是一个阴气过剩的人，不论心理医生怎么说，我都认为你应该找不收费的我谈一谈；假如你的 A 多，说明你是一个阳气十足的人，那么，你将有资格坐在我的面前，听我告诉你“773”的秘密。

目录

三减一等于几.....	1
我爱你.....	167
舅姥爷不是人.....	331



三减一等于几
恐怖系列丛书②

NGBUXILIECONGSHU·KONGBUXILIECONGSHU

那个镇子叫绝伦帝。

绝伦帝很小，但由于它是我的故乡，所以它有幸被媒体报道过几次。多年前，西安电影制片厂录音录像出版社曾经出版一盘我唱的盒带，其中一首歌是写绝伦帝的，我深情地唱道：

那疙瘩没有妖魔鬼怪，
那疙瘩居民善良无猜，
那疙瘩冰雪寂寞天蓝地白，
那疙瘩向日葵金灿灿满世界地开……

可是，自从那个婴儿出现之后，小镇就像电脑染上了最可怕的病毒一样，一切都乱了……

一、他从黑暗中来

这一天夜里突然停电了，小镇漆黑一片。

男女老少的狗一齐狂吠起来。

有杂乱的脚步跑动声，有大人寻觅自家孩子的呼喊声，还有手电筒的光，在夜空中晃来晃去……

有电话的人家纷纷向变电所询问，可是一直占线，打不通。

一些人点上了蜡烛，烛光微弱。整个小镇好像半梦半醒。

张古本来要写一份重要报告的，他是镇政府的秘书，明天要交上去。可是，电脑用不成了，他特着急。

他走出门，打算去变电所问问。

今天在变电所值班的正巧是他的朋友冯鲸。他比张古大几岁，他俩都是网虫。

三个邻居女人在院子里乘凉。没有电，在房子里没意思。

她们和张古开着玩笑：“小伙子，咱们17排房只剩下你一个男人了，天这么黑，你要保护我们，可不能逃脱啊！”

张古笑道：“我还指望几个嫂子保护我呢！”

小镇都是连脊房子，一排五户人家。张古住的这排房子，位于小镇最北端，编号第十七排。房后面，就是宽阔的庄稼地了。最近一段日子，除了张古，其他几家的男人偏巧都不在家。

变电所在小镇郊外，大约一公里。张古跑步很快就到了。

他进了值班室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，问：“冯鲸，怎么搞的？”

冯鲸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给县里打电话，一直占线，打不通。”

“今晚能来电吗？”

“那可说不准了。”

张古骂起来。

冯鲸还在一遍一遍地拨电话。

张古说：“看来，我的报告只有明天到单位写了。”说完，他起身朝外走。

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冯鲸突然在后面问他：“张古，你说，三减一等于几？”

张古回过头，冯鲸正认真地看着他，等待他回答。张古觉得冯鲸的神情好像有点和平时不一样。他有点莫名其妙：“你说呢？”

冯鲸：“我当然知道了，现在我问你呢。”

张古一本正经地算了算，然后说：“我算不出来。”

冯鲸一下笑出来。

张古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冯鲸：“是这样的——我想起个在互连网上用的名字，就叫‘三减一等于几’。确定之前，我想对十个人问这个算术题，如果十个人都脱口而出，那就说明这个名字毫无趣味，我就不叫它了。你是我问的第一个人，第一个人就告诉我算不出来，那就不用再问了，我就叫这个名字了。”

张古不耐烦地听冯鲸说完，说了句：“真无聊。”转身走了。

到镇里还有一段路。天很黑，两边是旷野，没有一个人。

张古戴着随身听走在路上，他把音乐的声音调得很大。

——我告诫你，这个世界不安全，你要时刻保证视觉、听觉、肤觉的灵敏，假如有什么情况突发，你做出的反应才会更准确。

张古还没有女朋友，他这个年龄最大的嗜好就是听音乐，摇滚乐，美国那个死去的猫王，震耳欲聋。

突然，他看见黑暗中有一团东西隐隐在动。他停下来，仔细一看，竟是一个婴儿。

张古吓了一跳。音乐占据了耳朵，他什么都听不见。他手忙脚乱地把随身听关了。

那个婴儿坐在路边，没有哭，他抬头看着张古，呜呜啾啾地吐着儿语。

张古凑近他的脸，仔仔细细地看。

是个男孩，大约有一岁左右，光着腩。

老实讲，这个男婴长得很丑，窄窄的额头，眼睛出奇地

大，鼻子瘪瘪的，头发又细又黄……从头到脚脏兮兮。

张古四下看了看，没有大人，只有这个男婴。他俯下身，问：“你妈妈呢？”

那个男婴仍然呜呜啾啾地吐着儿语，显然还不会说话。

张古犯愁地左顾右盼，大喊起来：“哎，谁的孩子？这是谁的孩子！”

空旷的田野，风很大，没有一个人影。

张古想把这个男婴抱回家，可是父母不在，到满洲里姐姐家去了，一年都不会回来。自己又没有结婚，怎么养他呀？

他想来想去，没办法，只能回去向镇里人报信，看看有没有人把这个男婴收养。

他狠了狠心，扔下这个男婴，快步走了。

走出几步，他回头，看见那个婴儿在黑暗中静静看着他，那眼神有点复杂。他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，加快了脚步……

几个邻居女人还在院子里聊天。

张古停在院门口，对她们说：“我在郊外看见了一个孩子，不知道谁家的，没人管。”

李太太对另两个女人说：“有这样的事？走，咱们看看去！”

她老公叫李麻，是屠宰厂的屠夫，长得五大三粗。特别要交代，他有一把杀猪刀，钢口特别好，是他祖上传下来的，据说那把杀猪刀削骨如泥，他就靠这把刀吃饭。最近他到外县收猪，离家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李太太是那种心宽体胖

的女人，非常善良。

卞太太问张古：“那孩子在什么地方？”

张古说：“就在路边，去变电所的路边。”

慕容太太一边站起身一边忿忿地说：“现在有一些父母真狠心，自己的骨肉就舍得扔掉。前几天，我看电视上报道，有一个恶毒的母亲……”

慕容太太家里刚好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孩，叫迢迢，这时候的女人最母性，柔肠似水，哪怕一个不相关的孩子受苦都会刺痛她的心。

几个女人一起去了。

张古回到家，顺手去开灯，没亮，他想起停电了。

房子里一片漆黑，他摸黑躺在了床上。

想起今夜的事情，他觉得有点蹊跷：平时小镇很少停电，今夜偏偏就停了，而且他又看见了那个莫名其妙的男婴——好像今夜停电就是为了掩护这个男婴出现似的。

还有，遇见那个男婴之前，冯鲸好像中邪了，竟然神经兮兮地问他三减一等于几。

张古觉得这个算术题不吉利。

外面，那些狗都不叫了，只剩下一条狗在张古的门外叫，那声音很孤单。

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这趟连脊房子就剩下他一个男人。

他觉得这房子空荡荡。

他觉得那男婴有点不祥……

二、尾 巴

三个女人果真把那个男婴抱了回来。

她们商议了一下，很快形成了一个约定：大家轮流收养这个一岁的男婴，每家一个月。如果孩子的父母找来，随时把孩子奉还。如果一直没有人前来认领，他们要共同抚养他到十八岁。

这趟连脊房子共五家，除了张古和那三个好心的太太，还有一家，那是一个寡妇。

她叫连类，是小镇的头号美人。

连类是从外地嫁到小镇来的，不善言谈。她丈夫死很多年了。一根绳子，挂在房梁上，吊死了，舌头吐了多长。说起来，他死得特别不值得，好像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和连类拌了几句嘴。从此，大家更无法知道连类的根底了。

丈夫死后，连类竟然没有回娘家，也没有再嫁，她一个人留在绝伦帝小镇上，一直守着寡。虽然小镇很偏僻，但是这里的人很开明，他们都希望连类能够再找一个好男人，一个女人确实不容易，而且她还那样年轻。可是，大家没有和连类交心的机会，因为她从不和大家来往，挺封闭的。她更

不和邻居们来往，偶尔和 17 排房的几个女人在路上碰见，只是简单打个招呼，从不闲聊。

她家挨着路，于是，她开了一个巴掌大的服装店，挣不了多少钱，仅仅是糊口而已。

几个女人把那男婴抱回来之后，李太太把连类叫出来了。她对连类说了她们几个人的想法，问她参不参加她们的约定。

连类好像极其排斥这个婴儿，她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说：“不不不，我不想收养他。”

李太太笑着说：“那好吧，以后我们是他妈妈，你就是他阿姨。”然后，连类低头就走了。她始终没有看那个男婴一眼。

心直口快的李太太第一个做这个男婴的母亲。

男婴的衣服，名字，生辰八字，什么都没有带来，赤裸裸一个婴儿身。说他一岁，没有任何依据，仅仅是从他身体的大小估计。

如果是正常的孩子，这么大已经会说一些话了，可是他不会。他一直愣愣地看着面前这几个陌生的女人，似乎很恐慌。

李太太把他抱回家，给他煮了一碗米粥，还拌进了蔬菜末和精肉丁。

他吃的时候，把肉都吐出来，把米粥和菜都吃光了，之后，还呜呜唧唧地伸手要。

李太太很高兴，她知道，只要孩子要吃的就没什么大毛病。接着，她又给他冲了一杯牛奶。

她数了数，这个男婴上下总共长了8颗牙。

李麻的儿子4岁了，叫熊熊。他认真地问妈妈：“你为什么给他吃饭？他也是你儿子吗？”

李太太对他说：“熊熊，从今天起，他就是你弟弟，你不许欺负他。”

熊熊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丑弟弟，他不情愿地说：“我不要他当弟弟。”

吃饱了，男婴的情绪似乎好多了，蹒跚着爬上床，去抓熊熊的玩具。熊熊大声说：“别动，那是我的！”

李太太严肃地对熊熊说：“你这样就不对了。这个孩子比你小，他没有妈妈，没有玩具，多可怜。你应该爱护他。”熊熊的眼神仍然有敌意。

那个男婴抓起熊熊的一个电动汽车玩起来。

熊熊没办法，就把那个电动汽车留给了男婴，把另外的玩具都抱走了，放到了别的房子里。李太太叹口气，温柔地对那个男婴说：“宝贝，你玩吧，玩够了妈妈给你换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卞太太和慕容太太就来了。

卞太太给男婴送来了几套小衣裤。慕容太太给男婴送来一只奶瓶，还有几袋奶粉——她家这类物品太多了，迢迢根本用不完。

李太太问卞太太：“你又没有小孩，怎么有这些小衣裤？”

卞太太说：“都是我亲戚家的小孩穿过的旧衣服。”

男婴见人多了，高兴起来，呜呜唧唧地叫，手舞足蹈。